

小時候，從收音機裏聽到過一種新鮮的戲曲，名叫「影調劇」。長輩中有懂戲的，告訴我這是唐山皮影戲，早年間也叫「樂亭調」。不過，收音機裏放的影調戲，道白不用樂亭話，都改成普通話了；也不是用「皮影」演戲，而是真人在台上演。

後來，聽不到影調戲了，我卻由此知曉了它的前身「皮影戲」——就是演員並不上台，只在幕布後面操縱皮影，同時為影人配唱，演繹劇情。幾年後，我調到《天津日報》農村部當記者，在漢沽、寧河一帶，曾親眼見過一兩次皮影戲的演出。他們唱的，就是我少時聽過的影調戲的腔調。

再後來，潮流巨變。大眾的娛樂形態和審美口味，變得愈來愈多樣，也愈來愈遠離鄉村趨近城市，皮影戲這種在中國民間流行了千百年的古老藝術形式，也逐漸式微了。試想一下，當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機，五彩繽紛的世界一開機就進屋了，誰還會擠進小小的空間裏，去看那個幕布後面的影人比比畫畫呢？況且，隨着老一代藝人的逐漸凋零，不要說唱皮影的人越來越少，就連製作皮影的工匠也幾乎是人亡道衰。

我最早見到皮影變成工藝美術品，是緣於好友勵小捷在陝西任職時，送給我的一幅裝飾精美的鏡框子，裏面鑲嵌着一個漂亮的皮影戲曲人物，那是《鍾馗嫁妹》裏的鍾進士。民間尊崇鍾馗嫉惡如仇，專門打鬼驅魔，好多人家都掛着他的畫像用以辟邪。現在雖說皮影戲很少演了，但它畢竟是一門古老的藝術，急需保護起來，不然就失傳了。「這不，當地把老藝人組織起來，教徒弟、傳手藝，加工製作成這種工藝品，也算是增添一種旅遊紀念品吧——戲雖然不演了，可東西還在，手藝還在，這門藝術就還能存留在世上……」

我很贊同勵兄的觀點，這些盡心竭力保護各種古老藝術的人們，都是值得欽佩的。我把這件鑲在鏡框裏的皮影珍品，帶回深圳，掛在我家那間專門存儲民間土貨的「土炕屋」裏。

或許是因為家裏高懸着一個「影人鍾馗」，委婉地透露出個人的偏嗜吧，一些好友亦如勵兄一樣，把皮影作為珍貴的禮品，送給我們留作紀念，譬如陝西的同行好友杜耀峰就曾以一對「咸陽皮影」相贈；再如深圳好友陳浩也以他家鄉浙江嘉興的「海寧皮影」相贈。閒來無事，我常將這一南一北兩地的皮影作品，擺開在「土炕」上，對比觀賞，慢慢地品咂出不同的藝術風味——比如，「咸陽皮影」刻得很細很繁，人物的開臉、服飾、色彩等等，都是精工細雕，有不少鏤空雕，顯得細密而華麗；而「海寧皮影」起源於南宋，較陝西要晚一些，它的藝術特色是影人造型別致，重彩繪，少雕刻，鏤空雕更是罕見。其人物的眉眼、服飾的花紋，頭戴的簪纓等等，都是畫上去的，色彩淡雅，畫工精細，充滿江南的溫婉氣息。

欣賞靜態的皮影工藝品，倘若不去探問這些影人所代表的戲文，那就無法理解皮影戲之所以在民間長演不衰的淵源。據文獻記載，皮影戲最早發端於民間祭祀，後被宗教用作傳教工具，道釋兩家都曾以皮影來傳播教義，稱為「懸燈宣教」。早期北京皮影藝人都是坐在蒲團上表演，因而皮影戲也曾被稱作「蒲團影」。慢慢地，這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流布更廣，劇目也越來越豐富，不光宗教故事綿延不斷，歷史上的英雄豪傑、人間悲喜、善惡相報、俠心劍膽……皆可入戲。由此，皮影戲開始進入城鎮，逐漸為文人階層和皇家貴冑所重視所記載，明代田汝成在《西湖遊覽志餘》中曾引詩人瞿佑的「看燈詩」云：「南瓦新開影

影戲雜說

侯 軍

戲場，堂明燈燭照興亡。看看弄到烏江渡，猶把英雄說霸王。」戲曲專家翁偶虹在《北京話舊》中寫到清末民初北京皮影戲，「主要是專應小康之家的喜慶堂會——生日壽宴、滿月喜宴和豪門富戶的家庭文娛活動……有閒有錢的人家，拘於封建禮教，婦女不得出門看戲，多延影戲到家演出，有慢相隔，更肅闐箴。所演多為連台本戲，可連續一月之久。」

然而，時代潮流奔湧向前，誰會想到百年之後，烜赫一時的皮影戲竟然到了需要「搶救」的地步——在此，我不得不披露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：二十多年前，我們全家曾有一次延安之旅。汽車從西安出發，中午途經洛川。午飯後散步時，我們隨便拐進路旁的一家博物館，參觀了館內的幾塊古碑，李瑾還購買了幾張該館館藏古文字磚的拓片。大概主事人見我們出手比較大方，就搭訕着說，請幾位客人再看看，還有啥感興趣的物件，不妨再指點走？這話使我們停下腳步，轉回身來：「那塊古碑，賣嗎？」「不行！那是登記在冊的文物，不可出售的。」主事者說，「展櫃裏的東西，都是非賣品。你們看看這些剛從民間收集來的東西吧……」說着，他從櫃子底下拖出一堆雜物，滿是塵土，線斷絲殘。「這是啥東西？」我們問。答曰：「這是老皮影，一整套，啥都不缺。這是本地一個有名的皮影戲班主的舊物，老人去世了，子女不喜歡要處理掉，我們聽說了，趕緊跑去沒讓他們扔……可是我們拿回來了，明知道是有價值的寶貝，卻沒錢給人家。我看你們喜歡老東西，能不能把這套東西拿回去，就當是替我們保存下來吧——這些老物件，一猶豫一撒手一轉眼，就再也找不回來了……」

一番話，說得我們心裏酸酸的。我們也明知這東西拿回來恐沒有用處，可總不能眼睜睜



▲（左上）陝西皮影「鍾馗」；（右上）海寧皮影；（下）咸陽皮影。

作者供圖

看着它們從世間消失吧？於是，我們沒講價，照單全收。

日前，重看了一遍張藝謀拍的電影《活着》，葛優演的富貴，就靠着一套皮影傢伙什兒到處演戲，養家餬口，誰知在非常年月卻被當作「四舊」，一把火燒了……

看到此處，頓時淚奔。忽然想起洛川的那位朋友，很想問問他：如今的鄉黨們有沒有復興皮影戲的打算，若有，我願千里驅馳，把這套替他們保管了二十多年的老皮影送回老家……

夏天的賞味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夏天的味道，好像不是體感，而是味蕾最先領略到。從暮春到盛夏，枇杷黃了，楊梅紫了，荔枝紅了，等荷花開遍，雞頭米和鮮蓮子也跟着來了。這幾樣東西順着節氣長，湊成一整夏的口福。

我常想，這些風物，別處大概是沒有的——不是零星引種像模的那種，是把它們當作四季裏最尋常的念想，房前屋後、塘邊水岸，成片成片地長着，到點就吃、不吃就惦記的那樣。這份口福，應該是華夏這片土地獨給的。

母親從前說，祖上曾有幾間鋪子，其中一間南味店，專賣江南的乾鮮物什。火腿養乾、桂圓紅棗常年有。還有時令蔬果——仲夏，水塘裏的芡實長成了，帶着活水氣運來，街坊用荷葉托着稱回去煮粥，消解連日陰雨積下的濕。盛夏，鮮蓮房一筐筐送來，剝開一顆，連芯都是清甘的。去年母親病中，我從網上買了芡實、鮮蓮，給母親寄去。母親說好吃，特別鮮。直到母親臨終前同我聊天，還提起這個味道：「你寄來的鮮蓮子特別清甜……」我希望這些美好的風味，母親帶去了天堂。

一水養一物，一季一味。這樣齊整的時令，這些平常吃食，是這片水土上長了千年才長出來的。

要我說，夏天可從枇杷算起。五月，枇杷成熟季來到江南。枇杷是實打實的中國原生古果。早在漢代《上林賦》中便有記載，「於是乎盧橘夏熟，黃甘橙橘；枇杷檍栳，檮奈厚朴……」是皇家苑囿的珍果；杜甫亦有「檍柳枝枝弱，枇杷樹樹香」的詩句。蘇州東山、杭州塘棲的白玉枇杷，果肉瑩白，清甜無渣。福建和川渝的也有名。這東西不膩不烈，清甜汁甘，恰恰符合初夏的味道。

枇杷季不過二十幾天，之後登場的是楊梅。古人說「閩廣荔枝，未若吳越楊梅」。新石器遺址出土過楊梅核，可見國人吃了數千年了。楊梅這傢伙，不能着雨，不能打藥，摘下就得入口，也講究一個鮮。雲南五月熟，浙東仙居、慈溪的六月最好，高山晚種能吃到七月。鹽漬、泡酒、做糕，都是老法。可以揀滿一整個夏天的念想。

端午前後，故鄉楊梅正好。表舅家院子裏有幾棵楊梅樹，紫紅果子壓彎了枝，一根枝就能摘一籃，地上也落了一層。人吃，鳥兒也來啄，吃不完。我們端午節回去，表舅總邀請母親帶我們去摘楊梅。她在樹下仰着頭，告訴我們，「頂上的最甜」。今年摘楊梅的，只有我和姐姐了。我們一邊摘楊梅，一邊聊着母親。

楊梅存不住，我花半天時間煮了一鍋



▲七月十八日，北京圓明園小南園內荷花綻放。

中新社

又一鍋楊梅羹，兌些蜂蜜，冰在冰箱裏，可以存很久。伏天舀一碗，酸甜爽口，解暑。

荔枝也是夏天恩物。漢代已是嶺南進貢中原的珍品。「一騎紅塵妃子笑」，道盡了它自古珍貴的品性，離枝即色變、隔日便味散，嬌貴至極。東坡被貶嶺南，失意之中卻被這一方風物療癒，寫下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，讓荔枝從貢品珍果，變成了治癒人間的夏日甜意。如今，海南的早熟，兩廣的鼎盛，福建的收尾，連起來能吃三個月。

暑天到了最深處，雞頭米和鮮蓮子才來。一池荷塘風月，唯獨國人懂得食其鮮、品其韻、惜其時令。北魏《齊民要術》記過芡實的種法，《蜀本草》也寫過它的性狀。這兩樣東西講究的是「鮮」——上午採的，下午就得上灶。

蘇南芡實軟糯彈牙，是江南盛夏獨有的雅致甜物，大暑前後採摘上市，手工剝製、清水輕煮，拌上桂花糖，清潤軟糯，消解所有暑氣。

蓮子亦是如此。從古至今，湘蓮、建蓮皆是貢品名品，鮮蓮脆嫩回甘，蓮心微苦存韻，煲湯清炒、生吃入粥，是中式夏日最妥帖的清補。小時候去親戚家做客，人家總要做份點心，最常吃的是紅棗桂圓蓮子羹。

江南多池塘，沒有哪裏的蓮塘像江南這樣，房前屋後都是。人們又勤勉，總想着往田裏種點什麼，水裏養點什麼。能看的，能吃的，都好。於是，到了夏天滿塘清碧，摘了就能吃，吃了就是這一季。過季了還有曬乾的芡實、蓮子，填補四時。

從初夏枇杷、楊梅，到盛夏荔枝、盛夏荷鮮，本土風物，從南到北，一年一年，鋪展成華夏完整的夏日時序。

祖上的南貨店早就沒了，可每到夏天，看見這些東西上市，我們知道，這方土地留給我們的四季規矩還在，老祖宗留給的福氣還在。這些獨屬於華夏的時令口福，是水土的恩賜，是古人的雅致，更是中國人順應四時、溫柔度日的生活本心。

這些時令風物，長在中國的山水裏，還有那些跟它們一起長出來的日子。這片土地上的四季，就是用這些東西一茬一茬連起來的。年年如期而至的清甜，是別處沒有的夏天。



自由談

周智琛

七月中旬，正是一年裏日光最烈、海水最藍的時候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那邊，第三十六屆香港書展人聲沸沸，人潮漫溢。在這文字和人潮的汪洋中，有一大莊嚴揭幕，要為一種世界級的語言開闢萬里通途，不疾不徐地，通往將來。

一個世界華語文學榮譽的誕生

此即首屆世界華語文學大會暨世界華語文學獎之新聞發布會，會場不在別處，正設於書展腹地一廳堂之中。四方學者、文壇耆宿和海外寫作者齊聚一堂，舊雨新知，欣欣然，氣氛也頗從容。

香港特區區行政長官題辭嘉勉並允任大會名譽顧問，署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到場致辭，宣示此全球首辦之文學盛事落戶香港，謂其足證香港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之要衝。作為大獎主辦方，世界華語文學基金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的負責人也各自致辭。而後，首屆世界華語文學獎細則逐一揭曉：長、中、短篇小說及詩歌、散文各設兩席，另加傑出貢獻獎一席，總獎金四百萬港元，單項最高五十萬元；四年一屆，面向港澳台及海外，首屆定於二〇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頒獎。

緊接着，施戰軍、劉震雲、鄭培凱、謝有順四人登台，以「在香港，看見華語文學之光」為題對談。謝有順從嶺南文化的混雜中確認華語文學的世界坐標，謂文化要有生命力，一定要「雜交」；劉震雲以「不同」二字點破创新的前提，「不一樣就對了」；施戰軍將香港比作容器、路徑及園地；鄭培凱則回憶在美國接觸到的老一輩華文寫作者，為世界華

世界華語文學高地的隆起(上)

語文學獎注入了百年離散者和聚合者的精神原鄉之思。

坐在席間，我抬頭看那世界華語文學獎的標識，是一個深綠的「華」字。它安靜地凝視着這個世界，看去是柔和的，又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裏面輕輕地動着。字裏那些平行的線條，橫橫豎豎的，像一行一行寫下來的文字，從這邊到那邊，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；又有點像五線譜上的音符，只等着有人來唱。這實在是一個很巧的構思——這些線條，叫人不由得想到，它們是從各處來的，說着各樣的話，過着各樣的日子，可是到了這裏，卻合在了一起，彷彿原本就是一個調子似的。

華語文學如何為自己找到名字

想到這些，我內心自然激動。此獎之設，看似一條新聞，背後卻是近一個世紀以來，幾代華語寫作者、研究者、出版人共同耕耘的文學長河，終於在此刻匯入了大海。

一九七八年，曾敏之在廣東文聯率先呼籲學界關注港台及海外華文文學。次年，《花城》創刊號上刊出《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》，內地涉足此域，實自此始。一九八二年，首屆「台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」在暨南大學召開，此後會議數易其名，至一九九三年方定名「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」。每次改名，都是一視視野的開闊，如樹之長，年輪漸展其冠。二〇〇二年，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成立，曾敏之時年八十五，被推為名譽會長。自一九七八年發端至此，這位被尊為「曾老總」的文學活動家，為世界華文文學完成了正名與立學兩樁大事。

然而，有了學會、研討會、學術期刊，獨缺一個面向全球的華語文學獎。曾敏之於二〇一五年辭世，未能等到為世界華文文學公開加冕的那

一天。此後十餘年間，學術版圖持續擴展，創作實踐愈見活躍，海外華語寫作已走到需要被世界性榮譽照亮的歷史節點。

追溯海外華語寫作的歷程，大抵可分三波浪潮。晚清以降，康有為、梁啟超流亡海外時的文字開其先聲，林語堂以《吾國與吾民》《京華煙雲》向西方講述中國，兩度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。一九四九年後，聶華苓、白先勇等在異邦以母語繼續寫作，其核心關切，無非「根」與「失根」的精神追問。王鼎鈞在北美完成回憶錄四部曲，以個人半生顛沛為經，以二十世紀中國山河動盪為緯。一九八〇年代以後，新移民作家群體迅速壯大，已蔚然成林。

這些寫作，水準早已不遜於任何語種的文學創作。然而這個世界，始終缺一個以華語為名、面向世界的榮譽機制。哪怕是獲得了諾獎也是瑞典學院的選擇，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也是美國文學界的確認，它們各有歸屬，卻沒有一個是華語世界自己設立、專為海外華語寫作而設的。

此次世界華語文學獎的設立，未嘗不可視為對這一歷史性缺憾的回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世界華語文學獎用的是「華語」，不是「華文」。考之往昔，這兩個詞在學術上向來通用，但華文落在「文」上，指向書寫下來的成品；華語之「語」，氣象則更為開闊，它不限於紙墨之間，更藏於母親撫兒入睡時的低吟淺唱，流於巴利里販夫走卒的討價還價，也隱於天涯遊子的那一聲鄉音。以「華語」立名，等於把根扎進了語言生活的全部現場。這種包容性和世界文學研究中「語種文學」的概念相通，它認的是語言共同體的邊界，而非國界或政權邊界。

夏日銀河



市井萬象

每年六月至八月，是北半球觀測銀河的黃金窗口期。入夜後，銀河橫貫天穹，雄渾壯闊。圖為六月十九日在黑龍江省遜克縣水雲澗牧場拍攝的銀河（堆棧合成照片）。

新華社

